

蝶舞青山

田世荣 著



中国人口出版社



蝶舞青山

中国人口出版社
China Population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蝶舞青山/田世荣著. —北京: 中国人口出版社, 2012. 4
ISBN 978 - 7 - 5101 - 1105 - 1

I. ①蝶… II. ①田…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45792 号

蝶舞青山

田世荣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口出版社
印 刷 甘肃欧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1.25 插 5
字 数 420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101 - 1105 - 1
定 价 48.00 元

社 长 陶庆军
网 址 www.rkcb.com
电子信箱 rkcb@126.com
电 话 (010) 83519390
传 真 (010) 83519401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南街 80 号中加大厦
邮 编 100054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质量问题 随时退换

第一章

立了冬,过了小雪和大雪,天气一直是要冷不冷的样子,似喝了几口闷酒的嬷嬷,表情麻木起来,眼神里透着一种慵懒和矫情。杨树坪的老少爷们和老奶大婶孬娘们也以为,天真要冻起来,似乎还很遥远。然而,冬至第二天,人们还没有站稳脚跟,就被扯天扯地的西北风刮懵了。这风,不知道哪来的傻劲,要多疯有多疯,搅得天地混混沌沌,迷迷茫茫。

风好不容易停下,雪就铺天盖地而来,扑簌簌的,梦一般安静。

人们趴在热炕头,心想都忙碌了一年,真的,也该安静了。这雪,来得正是时候。

可是,偏偏安静不下来。

这天中午,杨树坪有名的老光棍、阴阳先生、二杆子货毛二楞,站在村头雪雾皑皑的土坎上,穿着那件污秽斑斑的破棉袄,腰里箍着一条似蛇一样的草绳,双手统在袖子里,垢面朝天,扯起公鸡声嗓,漫起了一段自编的“花儿”:

呀,大雪下给了整五天,

好日头没晒一天;

呀,我把你想了整三年,

你把我却没想半天。

……



刚才还是簌簌而落的雪，在静默与安详里，在辽阔与无尽中，突然像无数欢舞的精灵，极不安分了——

1

人这辈子为做事而来。

把涩事做成顺事，叫能耐。

把小事做成大事，算本事……

蜷缩在苦水镇北山坳里的杨树坪，就像一个十足的懒汉，只说平庸也就罢了，要命的是，平庸里掺杂着齜齜，而且虚假得很，非常寒碜人，甚至有些邪恶，平素无人理睬。

杨树坪人养的牲口除了叫驴和草驴，剩下的就是犍牛，还有几匹骄傲的山骡子。你别说，杨树坪的人虽然穷，吃的用的什么都不宽裕，就牛皮不缺，每家每户总挂着一张两张，在忽弱忽强、时冷时热的山风中哗哗剥剥乱响，招魂旗一般，好像专门等着有能耐的人去吹，非得把杨树坪吹得天翻地覆，闻名八乡不可。

有句话说得好：牛皮不是吹的，火车不是推的。可是，在杨树坪，牛皮偏偏一定要吹，不吹，那牛皮就像一张张皱巴的麻纸，没了劲道，算是一种资源的浪费。

照毛二楞的原话讲，不会吹牛皮的人绝不是一个有本事的人，说得难听一点，充其量只能算一头无头无脑的猪。

单从这一点讲，杨树坪彻底虚脱了，需要着实拯救。

村里大凡上了三十岁的爷儿们个子都高，唯独村主任王玉保是个矬子，胖乎乎像只大头萝卜。事实上，大头萝卜倒也罢了，长得白白净净也说得过去。但他不，肤色偏偏黑得要命，黑得像什么，一时不好说，总之反正是黑。你说他这人也怪，白天黑夜、雨天雪地光着头，经常留着硬硬的满脸胡茬，看上去粗粗陋陋的，平常得很。但他为人做事却绝对干爽，说话办事从不拉稀，很顺村民们的心。



王玉保当上主任后,反复思忖过,虽然自己外表不怎么样,但他给自己立下一条规矩:说话办事一定要漂亮,不能毛毛草草,也不能像自己的脸一样黑,要光彩地展现在村民们面前。可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他正要甩开膀子大干一场的时候,在他这辈子的决心和命运里,竟然闪出了几个非常难缠的女人和一个无法无天的破光棍,把杨树坪搅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

这是什么事啊?

王玉保很肯定,叹息道“该死的涩事。”

他暗地里下过天大的决心,在杨树坪,如果管不了这些该死的涩事,他就不姓王,就不是男人,就不再当主任,就彻底当一辈子熊包,或者背井离乡去当乞丐,饿死也不回又脏又臭的杨树坪。

他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子夜里,像张飞一样怒目圆睁,气势汹汹迸出一句:

“臭不可闻,这决心下定了!”

那一年,也是个飘雪的日子。不过,那雪,犹犹豫豫的,有些淫淫霏霏。你说这雪,飘就飘吧,还淫淫霏霏干什么,像搔首弄姿的婆姨,没个正经样儿,显得相当玄虚。杨树坪的人再穷,眼界再不开阔,可雪花还是见过的。雪花再矫情,见了阳光总会化成一滴水,像无用的眼泪一样黯然消失,又不是封存在金库里的雪花银,越来越沉,过上一万年都能沉住气,都能吸引人们的目光和思想。

杨树坪人这回跟往年不同,显然忙乎起来,说得更确切一点,主要是思绪多,脑子里有了爬来爬去的毛毛虫。他们根本不管老天爷在想什么飘什么,只管去高大顺和二顺子家看热闹。

一向沉寂的村子突然像服了兴奋剂一般躁动不安,噼噼啪啪的鞭炮声和娇声细气的喷呐声搅乱了纷纷扬扬的雪花。人们在雪花里挥舞着七长八短的胳膊,绷着古模怪样的脸,心里却感到像站在满天飞舞的杏花梨花或是说不清的什么花里,突然觉得自己都有些高贵,心都有些沉醉。某些心细的村民掐着粗壮笨拙的指头:“嘻哈,这回是杨树坪第二回出名。”



杨树坪头一回出名的缘由倒不怎么复杂，就是村里的刘三娃娶了个非常厉害的婆姨叫千秋霜。千秋霜人高马大，比王玉保足足高出了一脖子一头，看起来胖墩墩的，虽然不怎么漂亮，但在杨树坪来说绝对不是一般的女人。当时，千秋霜的到来正好跟毛二楞派了对，成了村里的两大怪。当然，毛二楞从小就在杨树坪长大，资格自然比千秋霜老，村民就称他“大怪”，千秋霜只能屈居其下，成为“小怪”。

两个村怪成了无人敢碰的石碾磨。

村民们突然回过神，用长满茧子的粗糙大手摸了几把脸，瞪大干涩的眼睛，才发现杨树坪这回出名跟头一回出名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一回出名是由于城里的高中生林水蝶嫁给了土里土气的村民高大顺，还有韩家湾的美姑刘山菊嫁给了高大顺既懒惰又嗜赌的弟弟二顺子。

人们私下议论，高大顺的爹高老倔真牛逼，居然让两个儿子在同一天娶进了漂亮的婆姨，这是杨树坪史无前例的事，也是大家做梦都想不到的。

这就与往年截然不同了。连雪花也是。

往年的雪花是歪歪斜斜地飘，东一片西一片的，盲目得很，没个正经样儿。眼前的雪花却是整齐列队，一片一片旋转着飘，姿势惬意得很，似乎受了天庭的专业训练，为了人们的检阅而来。

正因为不同，才显得新鲜。

杨树坪似乎转瞬间娇美了，侧着丰满柔滑的仙身玉骨，亭亭玉立在苦水镇地界的山塬中，似一段丝绸，格外艺术，分外受看。

林水蝶和刘山菊就像两柱平地而起的旋风，带着所有的芬芳和喜气旋进了村民们的脑海里，一个劲儿地旋，旋得没黑没白……

王玉保喜滋滋地说：“哈嘿，美，简直旋透了，苍天有眼，杨树坪终于出了个‘村花’。”

一些村民很费解：什么葱花菜花的，葱花在杨树坪早就有了。杨树坪的葱花是方圆百里最好的，老少爷儿们吃了可以壮阳行房事，女人们吃了可以滋阴美容，公鸡吃了可以不分白天黑夜地打鸣，母鸡吃了可以经常下双黄蛋……



王玉保一努嘴“臭不可闻，你们什么也不懂，‘村花’就是大美人的意思。”

大伙儿一想，倒也是，可林水蝶和刘山菊一样美丽，难道都是“村花”？

王玉保发话“不对，模样俊只算半朵‘村花’，心灵跟模样一样俊才叫完整的‘村花’。”

从此，许多村民都在暗中观察着林水蝶和刘山菊。

林水蝶一副天生的喜相，杨树坪人称“喜脸娘娘”。平常，在别人看来，她的脸上总挂着微笑，还绽放着一对玲珑的小酒窝，鲜鲜亮亮，似流溢着无尽的馨香。而事实上，她并没有那么多微笑，哪怕忧悒生气的时候，她的表情仍旧那样受看。如果她真正笑了，那笑容可就真的不得了了，会像一把纯银的梭镖，直直扎进人的心坎坎，十天半月都在人眼前晃，晃得人心旌飘荡。

刘山菊则不同，喜怒哀乐分明地挂在脸上。有人说，刘山菊的表情若要跟林水蝶比，简直不是一般的俗气，光秃秃的，就像割光了庄稼的山坡地，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来有多少黑黢黢的田鼠洞，落着多少麻雀，没个令人挂念和想象的余地。

杨树坪虽小虽穷，但村民还是蛮聪明的。一些村民晚上睡了一觉，天明时突然明白：林水蝶和刘山菊这两个女人其实不完全是旋，而是风骚，先有风骚，然后才会旋。

还有，一些多少有点学问的村民如梦初醒，连声附和：对啊，这两个女人的名字都带着“水”字和“山”字啊。女人一旦跟山水结合起来，那就荡漾了，那就浪潮了，那就没有固定的模样了，可以装在任意形状的酱油瓶子或醋坛子里。

这种说法是有依据的。古人云“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所以，你听听，水在古时候的阵势就这么气派，更何况是今天。

毛二楞带着哲理性的口吻斯斯文文吐出一句话“林水蝶和刘山菊是杨树坪的‘两股水’，一红一黑。红嘛，就是又红又专，足以让杨树坪起



火生烟；黑嘛，就是又黑又专，足以让杨树坪天崩地裂。”

从毛二楞的大嘴里吐出的话是什么话啊，正确的当然更正确了，错误的却也永远是正确的，没人去怀疑和探究。

也有人对林水蝶和刘山菊的出现沉默不语。真是啊，出不出名又跟自己屁关系，真是淡吃萝卜咸操心。别人无论多么出名，自己还得睡自己的婆姨，自己还得种自己的几垧薄地，自己还得操持自家的油盐酱醋茶。

林水蝶家住大水县，高中毕业后爱上了同学高大顺，很快就离开县城与高大顺结了婚，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日子淡如山泉溪水，微波不惊，清澈透亮。

是的，林水蝶这女人是透亮的。

一般情况下，透亮的女人是出不了名的。出了名的女人总带着一些朦胧色彩，就似歌里唱的：一半糊涂，一半清醒。更直接一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女人往往更容易出名。可是，这个林水蝶，怀里经常抱着粗糙的锄头，干着烦琐的农家活，但总有一种说不清的透亮。

玻璃的透明是大家司空见惯的，空气的透明也是大家天天可以感受到的。可是，林水蝶不是玻璃，也不是空气，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女人。

不管林水蝶与玻璃之间有多大区别，她的透亮就像流动在山里的新鲜空气，抹也抹不掉，没有更好的办法去泯灭或拒绝。

可是，人该出名的时候不想出名也得出名。

毛二楞讲：“呀呀，这是命咧。”

有人总结说：像林水蝶这样的女人天生就是出名的命，天王老子都管不着。

刘山菊的出名程度尽管不亚于林水蝶，但她是有影子的女人。

有影子的女人是什么人呀？杨树坪人一时弄不明白。

仍然是毛二楞的大嘴里吐出了两个金贵的字：“难缠！”

王玉保虽然不赞同毛二楞的话，但一时也想不出更为恰当评论，只能暂时默认。他暗地里想，林水蝶和刘山菊究竟谁是真正的“村花”，还得慢慢观察，细心体会。自己是村主任，一定要稳住阵脚，不能自己先乱



了方寸,也不能轻易下结论,自己给自己设下套索。

2

鹅毛大雪似轻吟乱舞的巫婆吐出的唾沫星子,没有停歇的迹象,还在那儿唠唠叨叨,没命地烦。此时又刮起了西北风,杨树坪的天似乎要塌了。

冬夜漫长得令人心慌。

王玉保已记不清多少次从梦中惊醒,仍不见天亮,打了个山响的喷嚏,瞅着屋里浓重的黑暗,想起了一些令他发涩难受的事件——

几年前,大热的天,王玉保带着镇上的几名干部好不容易敲开千秋霜家的门,正在给孩子喂奶的千秋霜鼻子里“哼哼”两声,接着喷出两股气,突然把孩子撂在被子上,袒胸露乳冲出来,用山洪一般的声音喊“哏,谁有种就进来。”

镇上来的人除了一名女干部,其余全是男人,一看这阵势,便纷纷后退。

千秋霜仍不闭口,来到大门口断喝“我就等着,看谁敢动老娘半根毫毛?”

她一不做二不休,领着自家的已经产了十多胎狗崽的大黑狗冲出院门,把王玉保一帮人撵进了村委会大院。

她带着大黑母狗倒也罢了,还带着那只外号叫“人蝎子”的不知啄伤过多少人的红冠若血、尾翎如帜、威武勃勃的大公鸡。这情景竟将正在附近地里锄草的吴老汉吓翻在地,被家人抬回屋,恍惚之中喘了三天气,竟不明不白入了土。

再后来,千秋霜根本不将王玉保放在眼里,一些村民在背地里议论:千秋霜就是千秋霜,像长了千万年的核桃木,硬上加硬,成了精,没人敢惹她。

打这事起,千秋霜总有些得意,知道王玉保这头老叫驴从根子里怵



她。

王玉保不敢往下回忆，闭上眼睛，可满头满脑仍然是刚才的情景。

他的喷嚏是杨树坪出了大名的，可再猛烈再凶悍，也压不住屋外的西北风。他心里不停地发叨：臭不可闻，杨树坪的工作真是难上加难，有婆姨的人都想多生孩子，不够年龄的谋算着早婚，村里生不过瘾跑到山西新疆广东生，如此这般，不过几年，全村的人就会像山洪暴发一般，淹没了整个杨树坪。

“啊——啊——啊嚏——”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王玉保养成了一种习惯，凡遇到愁心事，总不停地打喷嚏，而且这喷嚏打起来很特别，怪声涩气的，让人听了难受。

村里的赤脚医生窦丛魁有事没事提醒王玉保“主任啊，打喷嚏可不是好习惯，而是一种病，得掏钱抓药，治一治了。”

毛二楞邪歪歪地劝王玉保“呀，好不好，打喷嚏是一种阴病，得花钱念念‘默经’，不然，到了阴间也会打喷嚏。阴间的一个喷嚏就是阳间的一次地震，别当了死人还给活人带来灾祸，遭人贱骂。”

毛二楞虽然是个可怜的光棍，可在王玉保心里，他根本不是一个男人，而是一个婆婆妈妈、无事生非的小脚女人……王玉保还想，毛二楞哪怕被他娘再生九九八十一回，也不会变成李二楞或王二楞，永远不会招人喜欢。

然而，王玉保总是弄不明白，毛二楞、千秋霜和刘山菊为什么一直恨他，老要踩他的蛋，总跟他过不去。

于是，王玉保的愁心事塞满了身体，甚至动不动就溢出脑壳子，像泪水和鼻涕一般挂在脸上，任凭风吹雨打。

县上和镇上的领导一听杨树坪就伤脑筋，头摇得比拨浪鼓还拨浪鼓。杨树坪的“闻名”连省委书记都知道，除了管女人生孩子的工作难上加难外，还有一穷二白，简直没法说；还有村风古里古怪的邪，许多村民染上了吃喝嫖赌坑蒙拐骗偷的恶习；还有光棍汉多，经常闹出一些该管又管不了的是非。

你要是去过一次杨树坪，准保不想去第二次。



曾经,有人对杨树坪的村名进行过一番考证,考来证去最后得出了一个不太科学却似乎合情合理的结论:之所以取名杨树坪,是因为光棍汉多,多得就像杨树桩,随意戳在田间地头,一不小心就会将人绊倒。

杨树坪的光棍共有十五个,以后不知还会增加多少。

月亮每次经过杨树坪上空时,总要撕下一块云彩蒙住自己的双眼,让杨树坪隐在一片暗淡中,不愿看到一群光棍不怀好意地盯着她。

在苦水镇有名的“百合花”火锅店,毛二楞、千秋霜和刘山菊再次相聚。

千秋霜大口大口吃菜,大声大气说笑,那粗粗糙糙、别别扭扭、惨不忍睹的吃相招来了许多食客既好奇又反感的目光。

“呀,你俩不能光吃,快出新主意。”毛二楞嬉皮笑脸地说。

“呸,新点子跟老点子一样,翻过来倒过去都是整王玉保,让他老叫驴没清闲日子过。”千秋霜大大咧咧地说。

“得,杨树坪的村干部只有韩宽顺眼,王玉保只不过是一头赖皮仔猪。”刘山菊说。

“呀,有我在,他王玉保在主任的位置上舒坦不了多久。”毛二楞堆出一副老大的神情,说,“不信,你俩等着瞧。”

“呸,我们抱成团,他一百个王玉保也不是对手。”千秋霜头也不抬地说,“要是谁通风报信当了不要脸的叛徒,老娘就把他的头夹在裤裆里使唤。”

“得得,我们永远是杨树坪的‘三杆枪’,谁敢欺负我们,就让谁去鬼井滩当死鬼。”刘山菊斜睨了毛二楞一眼。

毛二楞十分殷勤,又点了几道菜,等不及煮好,热情地夹给刘山菊。刘山菊却不屑一顾,“死光棍,我早说过,你把心掏出来给我当鞋穿,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统统白搭。”毛二楞说,“话不能这么说。”刘山菊说:“虽然今日个是你掏钱请客,但我们是为共同的目标聚到一起的。再说,你要占我的便宜,想弄我,铁板上穿竹签,没门。”

“呸,你个破光棍,小心人家二顺子割了你的命根。”千秋霜阴下脸,



用一双油腻的筷子头抵住了毛二楞的额头。

“呀，山菊真漂亮。”毛二楞嘻嘻哈哈。

“得得，我这身子就是给猪也不能给你。”

毛二楞漠然吃了几口菜，只好回到正题上：“咱们和王玉保斗了这么多年，他还真有点怕我们。”千秋霜说：“就让他老叫驴怕，不然，他会骑在我们头上没完没了地屙屎撒尿。”

三人商量好了下一步整治王玉保的办法。

离开苦水镇，毛二楞和两个女人一路说东道西，倒也轻松，很快就到了杨树坪的华家梁。毛二楞追着刘山菊在野地里乱跑。刘山菊故意扭腰挺胸翘尻蛋，百般惹逗毛二楞，每次却让毛二楞抓不住她的身体。

刘山菊大概跑累了，仰躺在地上大口大口喘气，高挺的胸脯剧烈地起伏，脸庞上细密的汗珠在阳光下闪烁。毛二楞用足了蛮力，又冲扑过来。刘山菊来不及逃避，心想这下输定了。毛二楞追到跟前，却没有多余的动作，只在那里痴痴地看她。刘山菊还是怕毛二楞扑上来，慢慢起身，向后挪了几步，急忙喊叫坐在那边的千秋霜。

千秋霜几步冲过来，扯住毛二楞的衣领，活脱脱将他提溜起来。刘山菊借机抓住毛二楞的下身，扯了几下，又狠狠拧了一把。

毛二楞一时疼得哭天喊地，在地上打起了滚。

千秋霜和刘山菊笑呵呵地向村里走去。

好半天，毛二楞才缓过气来。他失意地站起身，边走边吼：

呀，青石头尕磨左转哩，

要磨个雪白的面哩；

呀，心肺肝花想烂哩，

哪天让我搂上哩。

……



大冬天,杨树坪似浸在寒风里的草蛇,冬眠、麻木了。

王玉保打着喷嚏徘徊在空荡的村道上。他想让杨树坪尽快富起来,文明起来;想让那些光棍都有称心如意的婆姨;想让村里的婆姨都像林水蝶那样少生孩子快致富;想让杨树坪似鹞子一样,呼啦啦翻一下身,从此俊俏起来,好好扬一扬美名。

除了打喷嚏,他平时总爱低头走路抽闷烟,同时考虑许多事情。他常想:别看村主任职务低,但在杨树坪也算一把手,大事小事都得自己上心操持。

但主任归主任,平日里,村民们并不把王玉保当官对待,有时还冷言冷语挖苦几句,毫无尊重和惧怕的意思。他虽然心知肚明,但还是想:自己是主任,别跟群众一般见识,这就是境界。境界这东西不像脱裤子撒泡尿那么简单,要经过漫长的努力才能培养起来,特别是高境界,必须付出高代价才能达到。

王玉保老是低头走路吃过不少亏,曾经撞过路边的树桩,跌过路中间的水坑,甚至还有几次撞在驴屁股上,被愤怒的驴毫不留情地尥了几蹶子。他为此事着实窝火过好一阵,最后冷静下来想:不错,自己虽然被屁股上没长眼的驴侮辱过,但人归人,驴归驴,人跟驴可不能一般见识。他经常提醒自己:打喷嚏的习惯这辈子也许不好改,但低头走路这毛病,一定要改。

可是,王玉保一旦有了愁心事,走起路来又把昂首挺胸的事忘得一干二净,觉得抬头走路抽烟没劲道,眼前总晃荡着树呀草呀人呀牲口呀什么的,思考问题干干涩涩的,没什么灵感。

村民们背地里议论,王玉保要是改了这个怪毬毛病,杨树坪的公鸡都会下蛋。他的婆姨也当面数落他,你要是改了这种犟驴毛病,杨树坪的麦穗上都会结出酸枣枣。



天空灰蒙蒙一片，村道两边的树桠上裹了一层毛茸茸的霜霰，晶莹剔透，好看极了。

可在王玉保看来，这些霜霰纯粹是乌龟王八蛋，不怀好意。

他正低头走路，突然发现自己的脚前平白无故多了一双肥大野蛮的脚，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额头已经撞在了一样富有弹性的东西上。起初，他觉得好像是那种孩子家玩的橡皮球，哦，不对，从来没见过村里人玩过这种球。即便是橡皮球，弹起来也没这么大的后劲。是篮球吧，也不对，篮球倒是有，好像又没这样软，弹起来会把人撞晕的。哪来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一回，连他都不敢相信，他竟鬼使神差地撞在了一个女人的胸口上。他急忙抬头，脸色由红变紫，慌忙后退几步，这才看清是“小村怪”千秋霜。

他心头一震，立刻感到了一股扑面而来的寒气。

这寒气也怪，只钻他的鼻孔。按理说，寒气掠过鼻尖也就罢了，还偏偏地邪，非要冲进他的心脏和肚子里不可。

杨树坪的寒气也不是一般的寒气，带着杨树坪特有的脾性，一般人招惹不起。

王玉保的身子下意识缩了缩，这一缩简直太要命了，整个人就在瞬间没了底气，连身子都颤抖起来了。

千秋霜城墙一般堵在王玉保面前，双手托着小山似的胸脯，先是冰冷地也斜了他一眼，然后粗声野气地喊“呸，老叫驴你的心野了，想撞坏我的奶子啊？告诉你，我肚子里又有喜了，很可能还是双胞胎。如果生下来没了奶水吃，有个三长两短，你老叫驴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王玉保感到恶心，脑袋突然一沉，想转身走开，可已经来不及了。再说，真要是转身离开了，就证明自己怕千秋霜，又会成为千秋霜耻笑的把柄。

他站直身，不吭声，只顾望着远处，狠狠地抽烟，想控制一下发颤的身子，特别想稳住自己的情绪。

千秋霜恶恶地剜了王玉保一眼“死驴，等着瞧。”



王玉保鼻孔里一阵抽搐，禁不住打了个喷嚏。

突然冲来一股冷风，挂在树桠上的霜霰被震动了，正一片一片无可奈何地往下落。

千秋霜步步紧逼“哧哧，王玉保，你的驴耳朵是不是犯病了，没听见老娘咒你？”

王玉保心里闹开了锅，抬头望了一眼树梢，又打了一个喷嚏，心里狠狠地说“臭不可闻，这霜呀，也他娘的没出息，非要愚蠢地挂在树梢，瞎逞能。”

千秋霜仍然站着，想一心一意等王玉保开口骂她，从而激化矛盾，好引起一场过瘾的骂仗。可王玉保却用一支烟死死堵住了嘴，似要沉默到底。

“驴皮加牛皮，厚出了名，真没个人样。”千秋霜突然暴跳如雷，一气之下转身而去，硬生生拽走了一股寒风。

王玉保木木地站着，跟杨树坪的冬天一样木了，也斜着眼，心里想不明白：这是怎么了？臭不可闻，连杨树坪的寒风都势利了，老是跟着千秋霜的骚屁股踉跄。

光阴荏苒，林水蝶和刘山菊嫁到杨树坪已经十多年了。

刘山菊婚后三年，一直有病，没生养。第四年春头上，生了女丫水娥。这样，林水蝶的女儿杏珍就比水娥大了三岁。现在，杏珍已在县一中读高三，水娥比杏珍晚几年学，正在苦水镇读初一。

这年，杨树坪平淡无奇地度过了春天和夏天。

秋天最初是偷偷摸摸来到杨树坪的，轻飘飘软绵绵，像久不出深闺的小美人，浑身没有一丝力气，但表面上却缠绵得很，十分乖巧，相当媚人。

初秋的风毛茸茸的，似小花猫光滑细软的皮毛在人们的脸上蹭来蹭去。许多人想：不就是秋吗，没什么了不起，与喝口水吐口唾沫放半个响屁没什么两样。可过了些日子，当那些新鲜的苹果、水梨、秋梨……还有金黄丰满的玉米棒子……芹菜卷心菜纷纷回到各家各户的院落和屋瓦上时，人们才感到秋天不简单——秋天是讨人喜欢的，是有分量的。



红扑扑的朝阳给高高矮矮的院墙敷上了一层金红,这种红同样一丝不苟地敷在男女老少的脸膛上。

细心人发现,杨树坪的秋天好久没有如此楚楚动人了。

林水蝶的身影飘在村道上,像一只翩舞的蝴蝶。近看,她的喜脸像熟透的红苹果,似乎甜爽晶莹的水汁随时就会从那对富贵无比的酒窝里溢流而出。总之,要命的好看。

林水蝶边走边想:等忙完了这一阵,该跑跑承包鬼愁坡那片荒地的事了……她刚来到岔路口,突然遇上了从侧道里走出的刘山菊。

刘山菊穿一身花花绿绿的衣服,怀抱一个小女丫,身后跟着两个大一些的女丫,一副拖泥带水的模样。要是水娥放了暑假和寒假,自然会带着三个妹妹,用不着刘山菊亲自带。水娥的三个妹妹从大到小依次叫水花、水香和水红。水花和水香早已到了上学的年龄,但刘水菊却不让她们进学校,说女孩子上学无用,白花钱。林水蝶不便直接劝刘山菊让孩子们上学,只好托人去劝说,结果除了白搭,还遭了刘山菊好一顿奚落。

林水蝶急忙停步,小心翼翼地瞥了刘山菊一眼。

刘山菊昂头挺胸,目不斜视,风一样冲到了林水蝶前边,把后背和尻蛋甩给了林水蝶。

刘山菊没理嫂子林水蝶,摇摇摆摆来到田场边上,发现毛二楞远远盯着她。

毛二楞四十出头,自幼没了爹娘,从小跟村里的一个老阴阳学风水,还有维修简单照明电路、鼓风机等家用电器小故障的手艺,是方圆百里有名的阴阳先生。唯一的麻烦就是他的脸破了相,鼻梁中间有一道深沟,快到人中那儿却又好端端合到了一处。深沟中长着一根红不拉叽的肉瘤,沟半坡还长了一些稀疏的毛,让人不忍心看,万一看上一眼就会马上产生非常恶心的联想。但他有一双颇为大方的眼睛和一对浓黑的帅眉,谁见了都容易记住。

无论是浓眉大眼,还是怪鼻子,无论是光棍汉和阴阳身份,或者是小手艺,毛二楞在杨树坪也算得上一个人物。

毛二楞从小就很任性,长大后成了天不怕地不怕的劣子(当地俗话,

